

THE CRICKET ON THE HEARTH



狄更斯的圣诞故事

炉边蟋蟀

〔英〕查尔斯·狄更斯 著
邹绿芷 邹晓建 译



狄更斯的圣诞故事

炉边蟋蟀

[英] 查尔斯·狄更斯 著
邹绿芷 邹晓建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狄更斯的圣诞故事: 中英双语版: 全 5 册/ (英) 狄更斯著; 刘凯芳等译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5
ISBN 978-7-02-011115-2

I. ①狄… II. ①狄…②刘… III. ①英语—汉语—对照读物②小说集—英国—近代 IV. ①H319. 4; I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12095 号

责任编辑 翟 灿 陈 黎 张海香 马 博
装帧设计 陶 雷
责任印制 史 帅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029 千字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印 张 56.875 插页 15
印 数 1—3000
版 次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115-2
定 价 198.00 元(全五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目 录

第一章

第二章

第三章

1

63

136



CHIRP
THE FIRST

215



CHIRP
THE SECOND

263



CHIRP
THE THIRD

317

第一章

是水壶先开始了歌唱！别告诉我皮瑞宾格尔太太说了些什么。我比她知道得更清楚。或许，皮瑞宾格尔太太会永远地在大事记上写上，她说不准它们两个究竟是谁开的头；但是我要说，千真万确，是水壶首先开始的。我应该知道，我想。角落里的那只钟面光滑的荷兰小钟可以作证，在那只蟋蟀哼出第一曲唧唧之声以前，水壶已经呼哧作响了整整五分钟了。

当那只蟋蟀也加入歌唱的时候，好像那只钟还没有敲

完，钟顶部的那个僵手僵脚的小小割草人正站立在摩尔式宫殿的前面，手执镰刀，左挥右砍，似乎还没有割完半英亩假想中的牧草呢。

不消说，我不是生性专断的人。人人都知道这一点。不管在哪一方面，除非我确信无疑，我绝不会以我的意见来反对皮瑞宾格尔太太的意见。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促使我那样做。然而，这却是一个有关事实的问题。这事实便是，在那蟋蟀微声低吟，以表示它的存在之前，至少在那之前五分钟，水壶便已开口歌唱了。谁要是反驳我，我还要说是十分钟之前呢。

让我精确地叙述一下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吧。本来，在我开口讲第一句话的时候，我就该这么做。只是因为这一简单的考虑——既然我要讲一个故事，我就必须从头说起——我才如此开场。因为，如果我不从水壶讲起，这“从头讲起”又怎么可能呢？

你必须理解，事情就好像在那水壶与蟋蟀之间正展开着一场竞赛，或者是一种技艺的较量。这便是事情发生的全部缘由。

皮瑞宾格尔太太出了屋子，走进阴冷的暮色之中。她穿着双木鞋，咔嗒咔嗒地踏过潮湿的石子地，在院子四处刻画出许多粗乱的、欧几里得几何学第一定理^①的图形。在水桶旁，皮瑞宾格尔太太把水壶灌满，不一会儿，她回到屋子里边。脱掉木鞋之后，皮瑞宾格尔太太顿时显得矮了许多，因为木鞋又厚又大，而皮瑞宾格尔太太的身材却是娇小的。然后，她把水壶坐到火炉上。她这么忙活着，禁不住发了脾气，或者说一时失去了耐性。因为，那水冷得可真叫人受不了，那溜滑的夹着雪糝的水似乎渗透了每一件东西，包括那木鞋套环儿。皮瑞宾格尔太太的脚指头冻

① 欧几里得，古希腊数学家。他的第一定理，即两点决定一条直线。

僵了，那水甚至溅到她的腿上。平时我们颇以自己的腿为荣（这是颇有道理的），对保持长筒袜的整洁又特别精心，那么此刻的情景就更是叫人难以忍受了。

此外，那只水壶也在固执地耍着性子。它不愿人们将它安置在炉条上，拒绝与煤块和睦相处。它带着一副醉态向前倾斜着身子，嘴角上淌着口水，真像个火炉上的白痴。它吵吵嚷嚷，对着火苗，它气急败坏、唾沫飞溅地嘶叫着。更加糟糕的是，那壶盖儿也从皮瑞宾格尔太太的手指中间挣扎了出来，它先是彻底翻了个个儿，然后，它摆出一副本该用在好事情上的机敏而又不屈不挠的架势，从一旁纵身跃入水中，一直沉到水壶的底部。“皇家乔治号”^①军舰在船体被捞出水时所做的奋勇抗争还不及这水壶盖所做的一半。它奋勇地与皮瑞宾格尔太太作着对，直到她把它捞出水来为止。

即使到这时候，水壶依然显示出一副怒气冲冲、桀骜

^① “皇家乔治号”，英国军舰名。

不驯的神色。它轻蔑地将壶把儿插在腰上，放肆而又嘲讽地向皮瑞宾格尔太太噘起它的嘴，好似在说：“我不烧开！说什么我也不烧开！”

可是，此刻皮瑞宾格尔太太已经心平气和了。她搓着她那两只胖胖的小手，满面笑容地在水壶前坐下身来。与此同时，那愉快的火苗上下起伏着，火光一闪一亮地映照在那荷兰小钟顶部的小割草匠身上。人们可能会觉得，那割草匠是一动不动地站立在摩尔式宫殿的前面的，而且，除了火苗之外，一切都静止了。

然而，割草匠是在行动着。每一秒钟，他总要均匀而有规律地抽搐两下。可是，当那只钟快要鸣响的时候，他遭受的苦痛看来真是骇人。当一只布谷鸟从宫殿的一扇活门里向外张望，并啼叫六声的时候，它的每一次啼叫都像魔鬼的吼声令他战栗不已，或是好像有一根铁丝在拉扯着他的大腿。

直到这一阵剧烈的骚动平息下来，割草匠身下的钟锤与钢条所发出的杂乱的噪声完全消失之后，那惊恐万状的割草匠才逐渐恢复常态。其实，他之所以受惊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因为，这些格格作响、骨瘦如柴的轮条走动起来极其嘈杂难听；我非常奇怪，怎么竟会有人，主要是荷兰人怎么竟会热衷于发明这类钟表。人们都相信，荷兰人喜欢用宽大的箱子，裤子也穿得又肥又厚，那么，他们就应该明白，总不能把他们的钟造得这么干巴精瘦，这么弱不禁风呀。

这会儿，你留意，水壶开始消磨这一个夜晚了。这会儿，水壶的嗓音变得圆润而又富于乐感，它的喉咙口开始发出抑制不住的咯咯的欢笑声，而且，它在它那断断续续的带着鼻音的歌声中自我陶醉了。起初，它还想阻止自己唱出那歌声，仿佛它还没有决定，是否要充当一名有趣的伙伴。在两三次妄图压抑自己乐天的性情的徒劳努力之后，

它终于抛开了一切忧郁、一切顾虑而唱出了一连串的歌曲。它的歌声那样悦耳，那样欢畅，就连那多愁善感的夜莺都未曾想到过这样唱。

那歌曲又是那样的明了。祝福你，你可以理解它，就像理解一本书一样——也许，这歌曲要比你我可以列举出的一些书要好得多。水壶喷吐出的热气，形成了一团轻柔的云朵；它愉快而优美地袅袅飘飞着，上升了几英尺后，便弥漫在壁炉角的周围，好像这里就是它自己的家园和天堂。水壶还是那么欢乐，那么有劲地唱着歌，以致它的铁身子在炉火上面发出嗡嗡的声响，同时还不住地颤动起来；而那只壶盖本身，就是刚才还在造反的那只壶盖——在光辉榜样的影响之下——开始表演起一种快步的舞蹈，它独自发出咻哒咻哒的响声，像是一只又聋又哑的小铙钹，还不知道自己孪生兄弟的用途。

毫无疑问，那水壶唱的是一支邀请的歌曲，它在欢迎

一个出门在外的人，此刻，这人已踏上归途，就要回到这小小的舒适的家里，回到这炽烈的炉火旁。皮瑞宾格尔太太坐在炉火前沉思着，她完全听明白了。水壶是这样唱着的：“这是一个漆黑的晚上，枯枝败叶铺在道旁。天空中是一片黑暗与朦胧，大地上布满尘土和泥浆。昏暗阴沉的夜幕中，只露出一道光亮；我不知道那是亮光，因为它只是那么一道深浓的、暴怒的紫光；这是太阳和风在乌云身上烙下的印记，因为是乌云带来了这样恶劣的天气。广袤的原野是黑沉沉的一片，路标上挂满了白霜，大路上是融雪，水冻成了冰，不能再自由地流淌。你无法说，一切本该是这副模样，可是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——”

就在此刻，请你注意，那只蟋蟀才跟着唱了起来。它用一种合唱的方式，那么洪亮地发出唧唧唧唧的歌声。与水壶相比，这蟋蟀的音量和它的身躯的比例（小身骨！你几乎看不见它！）简直不相称到了令人惊异的地步。如果

就在此时此地，它像一支火药装得过量的长枪一样地爆炸，如果它就在这儿倒地毙命，并且唧唧地叫得使自己小小的躯体裂成五十个碎片，人们也会认为，那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局，而这蟋蟀仿佛也正是为着这个结局而如此卖劲地歌唱的。

水壶的独唱表演已接近尾声，它兴犹未尽地坚持唱着；可蟋蟀已明显地担任了主角并保持着这种荣耀。天哪！它是怎样地拼命唱着啊！它那尖厉刺耳的声音在屋子里回响，这声音又像是一颗星星在屋外的黑暗中闪烁。当它的歌声唱到最高昂的时候，那音调里便会出现一种微弱的难以描述的震颤。这表明，它已经腾起双腿，在自己激昂的热情的支配下，即将再次一跃而起。然而，蟋蟀和水壶合唱得十分谐调。那歌曲的重复句是相同的，它俩越唱越响，越唱越响，互相竞争着引吭高歌。

那纤小秀美的少妇聆听着——她确实秀气，而且年轻；

虽然她的身材属于矮胖型，但我本人对此决不介意。她点燃一支蜡烛，向钟顶部的割草匠瞥了一眼（他正动作均匀地收割着分分秒秒），然后向窗外望去。可是因为天色黑洞洞的，所以除了她自己映在玻璃上的影子之外，她什么也没有看见。可我的看法是（诸位的意见一定和我的一样），她可能看到了很远的地方，却没有看见什么令人喜悦的景物。她从窗前走回来，坐到先前的那张椅子上。这时，蟋蟀与水壶仍在继续唱着，仍然处在一种极度狂热的竞争之中。水壶的弱点显然在于，它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时候被击败的。

这真是一场扣人心弦的赛跑。唧唧，唧唧，唧唧！蟋蟀领先了一英里。呼噜，呼噜，呼噜，呼——！水壶在后边穷追不舍，像个大陀螺。唧唧，唧唧，唧唧！——蟋蟀跑过了拐角。呼噜，呼噜，呼噜，呼——！水壶坚持着，紧跟着，毫不示弱。唧唧，唧唧，唧唧！——蟋蟀比先前

更加有力。呼噜，呼噜，呼噜，呼——！水壶表现得稳健而又沉着。唧唧，唧唧，唧唧！——蟋蟀就要结果了对手。呼噜，呼噜，呼噜，呼——！水壶不甘心就此败退。最终，它俩在这场手忙脚乱，慌乱不堪的比赛中搅和在一起。究竟是水壶唧唧还是蟋蟀呼噜，究竟是蟋蟀唧唧还是水壶呼噜，或则，是它俩都曾发出唧唧与呼噜的声响，这有待于一个比你我都更加头脑清醒的人来做出正确的决断。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，即在这同一时刻里，水壶和蟋蟀同心协力，施展出它们最得心应手的本领，把各自抚慰人心的炉边歌声送进那束烛光里。那烛光透过窗户，一直映照到小巷的深处。此刻，那缕烛光跳到了一个穿过黑暗正步步走近它的某个人身上，于是，实际上它在瞬间便把一切都告诉了他，它喊道：“欢迎你回家，老朋友！欢迎你回家，我的伙伴！”

达到这一目的以后，水壶便彻底败北了。这时水已滚开，

皮瑞宾格尔太太便把它从火炉上拿了下来。然后，她疾步跑到门前。随着一阵车轮的辘辘声，马蹄的嗒嗒声，随着一个男人的说话声和一只兴高采烈的狗跑进跑出的吠叫声，随着一个婴儿的奇异而神秘的出现，不一会儿，一位某某先生便走进来了。

那婴儿是从哪儿来的，皮瑞宾格尔太太又是怎样在那一瞬间里抱起了他，我都不清楚。但是，她怀里抱着的确实是一个活生生的婴儿，而且看得出来，这个孩子使她非常自豪。这时，一个结实的男子汉把她轻轻拉到火炉旁，这人比她高出许多，年纪也比她大得多。他在亲吻她的时候，不得不俯下身来。但是，为了她，这样做是值得的。一个身高六英尺六的男子汉，哪怕害着腰疼病，大概也会这么做的。

“哎，约翰，天哪！”皮瑞宾格尔太太说，“天气把你弄成什么样儿了啊！”

不可否认，他是狼狈不堪的。浓密的雾气凝结成团挂